

“爱可平山海”

■周益人 曾欣

两情相悦

那是符茜茜第一次觉得，2000多公里的距离，可以被一个从天而降的身影填满。

2021年9月，符茜茜去浙江舟山的武警某部看望未婚夫王俊杰，没想到直接被战友们“骗”到了训练场边。符茜茜正纳闷间，一个身影沿绳索从天而降，稳稳落在她面前。王俊杰额角沁着汗，从口袋里掏出一枚戒指递到符茜茜面前，说：“嫁给我吧。”

瞬间，符茜茜的眼泪涌了出来。后来她才知道，为了准备这个求婚仪式，王俊杰每天加练，硬把自己逼成了“空中飞人”。

符茜茜对王俊杰的初印象，是在2017年的军校运动会上。那时，王俊杰穿着一身红色运动服，冲在最前面。符茜茜站在人群中，忍不住多看了几眼——“这个人好厉害。”但他们因不在同一学员队，此后并未产生交集。毕业后，符茜茜北上成为一名边防军人；王俊杰则赴沿海某部，成为武警部队的一名排长。

2019年，因战友牵线，两人加了微信。

“你好，我是王俊杰。”“你好，我是符茜茜。”第一次视频通话，王俊杰端坐在镜头前，背挺得笔直。符茜茜笑了：“你放松点儿。”他挠挠头，也跟着笑了。每周二晚上是符茜茜的自由活动

军娃天地

去年的一个晚上，我正在办公室加班。手机响起来，是妻子发来的视频通话请求。

接通视频，我看到妻子脸上带着一抹神秘的笑意，眼睛弯成了月牙。她压低声音对我说：“你猜怎么着？你闺女有话要跟你说。”说完，她把镜头一转，对准了坐在沙发上的女儿。

女儿当时4岁多，扎着两个小辫子。她仰着头，盯着客厅墙上我和她妈妈的结婚照，小嘴微微撅起，眉头也皱成了一团。

“爸爸！”听见我的声音，她转过头来，指着墙上的照片，语气里带着几分委屈和质问，“你们拍这张照片的时候，怎么不带上我呀？”

我先是一怔，随即忍不住笑出了声。那张照片，是我和妻子在纳木措湖畔拍的。蔚蓝的天空下，念青唐古拉山白雪皑皑，纳木措湖水如同一块巨大的蓝宝石铺展在天地之间。我穿着蓝色的空军礼服，妻子穿着洁白的婚纱，身后是高原上经年不化的雪山。那是我们最珍视的一张合影，也是我们爱情美好的见证。只是那时，女儿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我笑着向她解释：“宝贝，爸爸妈妈拍这张照片的时候，还没有你呢。”“没有我？”女儿歪着脑袋想了想，似乎对这个答案并不满意，很快又“命令”似的补充道，“那你们下次拍这种照片的时候，一定要带上我！”听着女儿的话，妻子在旁边笑得前仰后合，镜头也跟着晃动起来。



时间，王俊杰就雷打不动留出时间和她视频，聊训练生活，讲连队趣事。符茜茜也讲边防的风、巡逻的路，夜里站岗时天上的星星。

有一次她问：“你每周都陪我，不怕耽误事吗？”“周二晚上你自由活动，我就一定留出时间。感情也需要经营，不是吗？”他说。

这份恋情的背后，亦有艰辛。说好的休假可能推迟，对方有时可能突然“失踪”几天。夜深人静时，她也会想：两人的老家一个在河南，一个在浙江，这段关系能走多远？

“相隔2000多公里，一年见不上几次面，咱们是不是‘纸上谈兵’？”一次在电话里，她问。王俊杰沉默几秒，说：“我相信‘爱可平山海’。”

2020年深秋，王俊杰从浙江出发，辗转乘坐飞机、高铁、长途汽车，天黑才赶到符茜茜的驻地。

营区外的小路上，王俊杰从包里掏出一个保温袋，里面是他亲手卤的牛肉和鸡腿，“你训练累，得补补。”符茜茜咬了一口，心里很是感动。

两人沿着江堤慢慢走。很快，符茜茜的请假时间结束，她得回单位带新兵。王俊杰站在营区外的山头上，远远看着那个渐行渐远的身影，看了很久。第二天一早，他才踏上归程。

那年春节，符茜茜跟王俊杰回浙江见父母。出发前，王俊杰特意打电话给母亲，“妈，茜茜是北方人，您记得做些她爱吃的菜。”到家那天，王俊杰母亲给她盛了碗汤圆：“路上冷，先暖暖。”

爱的力量

符茜茜说，王俊杰是个特别的人。他不仅工作认真，对家人也很体贴。每次回家，他都会给家人带一些好吃的东西。

我赶紧答道：“是！遵命！保证完成任务！”女儿这才满意地点点头。小脸上的阴云终于散去，露出了笑容。

挂断视频，想起女儿刚才生气的表情，我还是忍不住笑起来。抬头看着窗外挂在山头的月亮，我端起茶水喝了一口，心里忽然被什么东西轻轻拨动了一下。

回味她那道奶声奶气的“命令”，我慢慢反应过来：女儿在意的，不是我陪她去游乐场的次数，也不是我给她买了多少玩具，而是我穿军装的照片里，没有她。

我这才想起来，女儿从未亲眼见过爸爸穿军装的样子。因为高原的特殊环境，她没有来过我所在的部队。而我每次休假回家，为了方便，也从来没有带过军装。那些笔挺的礼服、常服、作业服，都整整齐齐地挂在宿舍的衣柜里，和我这个人一样，大部分时间都在她的成长里缺席。

她会不会在幼儿园里，看着别的小朋友의爸爸穿着制服来接送，心里悄悄想：我爸爸也有那样的衣服，可是我从来没见过他穿过。她想成为爸爸军装里的一部分，是想证明爸爸虽然常常不在身边，但爸爸的荣耀里，也有她的一份？还

晚上，符茜茜陪王俊杰母亲洗碗。老人家拉着她的手说：“俊杰从小话少，但心里有数。他跟我们说找了个‘人美心善’的媳妇。”

当年5月，王俊杰跟随她回河南老家。第一次登门，他心里有些忐忑。两位老人对两人同为军人有顾虑，又怕女儿远嫁会不幸福。王俊杰没有说太多话。每天清晨，他都早早起床打扫院子。符茜茜的父亲劝他多睡会儿，他笑着说：“叔，我在部队习惯了。”两位老人看他踏实肯干，渐渐放下心来。

临走那天，符茜茜的母亲把她拉到一边，说：“这孩子踏实可靠，你和他在一起，我们放心。”顿了顿，又补了一句，“他对你好，我们也放心。”

王俊杰听到这些，心里长舒了一口气。他郑重地告诉两位老人：“我一定会给她幸福。”

新婚不久，符茜茜被查出纤维腺瘤，需要手术。此时，王俊杰正为一场军事比武进行最后冲刺。符茜茜反倒安慰他：“你备战那么久了，怎么能放弃？我也希望我的丈夫能在比武场上拔得头筹。你把荣誉带回来给我看看，就是对我最好的交代。”

手术前一天晚上，病房门忽然被推开。王俊杰一身作训服，脸上带着赶路的疲惫，手里还拎着一个保温桶。“请了一天假，”他把保温桶打开，里面是煲好的鸡汤，“明早6点就得赶回去。”

那天晚上，他搬了把椅子坐在病床边，握着她的手说：“睡吧，我在这儿。”第二天一早，符茜茜醒来，看到椅子空

合 影

王俊杰说，符茜茜是个特别的人。她不仅工作认真，对家人也很体贴。每次回家，他都会给家人带一些好吃的东西。

我不知道答案。但我知道，我欠她一张照片。今年休假，我没有像往常一样轻装简行。出发前，我特意将那套蓝色的空军礼服从衣柜取出，熨烫平整，连同帽子、领带、皮鞋、肩章、勋表、绶带，一样不少地装进了行李箱。妻子在电话里听我说要带军装回家，沉默了两秒，然后轻轻说了句：“好，我来找照相馆。”

回家那天，我刚下飞机打开手机，女儿的好几条语音留言就跳了出来：“爸爸你到哪儿了”“爸爸你怎么还没到家呀？我都等不及了”……我拖着行李箱回到小区，走进电梯按下楼层按钮。电梯门打开的一瞬间，我看到早已在电梯口等候的妻女。女儿见到我，先是一愣，然后像一只欢快的小鸟一样扑了过来。我蹲下身，把她抱了个满怀。

回到家，我打开箱子，将礼服小心翼翼地取出来，在她面前展开。深蓝色的面料在灯光下泛着柔和的光泽，金色的绶带和纽扣、胸前的资历章，都擦得锃亮。女儿睁大了眼睛，伸出小手轻轻摸了摸那排纽扣，然后小心翼翼地将大檐帽戴在自己头上，跑到镜子前哈哈大笑。

去照相馆那天，妻子和女儿穿着早就选购好的亲子旗袍，照相馆的化妆师给她们化了淡妆。我穿上空军礼服，对着镜子整理好细节。

摄影师是个年轻人，很会逗孩子。他让女儿坐在我腿上，然后举起相机喊：“爸爸帅不帅？”

女儿用力点了点头，对着镜头露出了一个大大的笑容，那笑容里全是满足和骄傲。摄影师连拍了好几张，然后竖起大拇指：“太棒了，小姑娘笑得真甜！”

照片拍完后，我将电子版全部打印出来，又去文具店买了一本厚厚的相册。回到家里，我们一家三口围坐在茶几旁，把新拍的全家福一张张放进去。女儿用小手拿着照片小心翼翼地往相册口袋里塞，生怕折了角。

那天晚上，女儿抱着那本相册睡着了。我轻轻从她怀里抽出相册，放在床头柜上，替她掖好被角。月光透过窗帘的缝隙洒进来，落在她安安静静的小脸上。

我忽然明白，这些照片让女儿感受到，之前只在妈妈口中听过的爸爸的军人形象，不再模糊，而是真正出现在她的生活里。

爸爸答应你，以后会陪你拍更多的照片，陪伴你成长。

了，保温桶上贴着一张纸条：“祝手术顺利，等我回来。”

比武结束后，他带着获奖的消息第一时间从浙江飞往沈阳。赶到医院，隔着玻璃看到符茜茜冲他笑，王俊杰的眼眶就红了。

2023年6月，他们的女儿出生了。经过反复权衡，符茜茜选择了退役，带着女儿来到王俊杰的驻地，住进了家属院。

真正住上海岛，符茜茜才对这里潮湿的海风和永远潮乎乎的被子有了真切的感受。王俊杰明白妻子带孩子的不易。他不仅周末在家时尽可能承担家务，还学会了做她最喜欢吃的糖醋里脊、脆皮豆腐。符茜茜在生活中有些“马大哈”，时常丢三落四，王俊杰就总是细心地帮她记着。两人的手机壳上，都贴着他们的结婚照片——那是专属于他们的仪式感。

前几天，符茜茜带女儿去营区。孩子趴在围栏上，眼睛追着那些穿迷彩服的叔叔们。符茜茜站在一旁，目光落在远处指挥训练的王俊杰身上。

几个战士回过头，看见母女俩。有人对她们挥手，有人咧嘴笑。一个十八九岁的新兵红着脸喊：“嫂子好！”

符茜茜笑着点点头。那些战士们的笑容，让她觉得，王俊杰守着的，不只是他们的小家，还有一个集体、一份使命。

她想起王俊杰说过的话：“爱可平山海。”只要心向彼此，再远的距离，也能被爱填满。

家庭秀

符茜茜说，王俊杰是个特别的人。她不仅工作认真，对家人也很体贴。每次回家，他都会给家人带一些好吃的东西。

我不知怎么就想起，女儿从未亲眼见过爸爸穿军装的样子。因为高原的特殊环境，她没有来过我所在的部队。而我每次休假回家，为了方便，也从来没有带过军装。那些笔挺的礼服、常服、作业服，都整整齐齐地挂在宿舍的衣柜里，和我这个人一样，大部分时间都在她的成长里缺席。

她会不会在幼儿园里，看着别的小朋友의爸爸穿着制服来接送，心里悄悄想：我爸爸也有那样的衣服，可是我从来没见过他穿过。她想成为爸爸军装里的一部分，是想证明爸爸虽然常常不在身边，但爸爸的荣耀里，也有她的一份？还

去照相馆那天，妻子和女儿穿着早就选购好的亲子旗袍，照相馆的化妆师给她们化了淡妆。我穿上空军礼服，对着镜子整理好细节。摄影师是个年轻人，很会逗孩子。他让女儿坐在我腿上，然后举起相机喊：“爸爸帅不帅？”

女儿用力点了点头，对着镜头露出了一个大大的笑容，那笑容里全是满足和骄傲。摄影师连拍了好几张，然后竖起大拇指：“太棒了，小姑娘笑得真甜！”

照片拍完后，我将电子版全部打印出来，又去文具店买了一本厚厚的相册。回到家里，我们一家三口围坐在茶几旁，把新拍的全家福一张张放进去。女儿用小手拿着照片小心翼翼地往相册口袋里塞，生怕折了角。

那天晚上，女儿抱着那本相册睡着了。我轻轻从她怀里抽出相册，放在床头柜上，替她掖好被角。月光透过窗帘的缝隙洒进来，落在她安安静静的小脸上。

我忽然明白，这些照片让女儿感受到，之前只在妈妈口中听过的爸爸的军人形象，不再模糊，而是真正出现在她的生活里。

爸爸答应你，以后会陪你拍更多的照片，陪伴你成长。

家庭秀

爸爸的迷彩服还带着初夏的风

他手上的纸飞机轻轻盘旋又上升

我望着翻飞的纸翼也望着他头顶的晴空那里有战机巡弋守万顷云海与苍穹

妈妈站在我身旁她的眼眸满是温柔

清风漫过绿茵将我们的欢笑吹送到远方

段 洁配文

定稿 日前，空军某旅一级上士王彬的妻儿来队探亲。图为王彬在营区陪伴妻儿。

胡源浩摄

灯火温情

不久前，我在山东休完产假，母亲送我和孩子回新疆。这是母亲第一次出这么远的门。出发前，她特意去理发店烫了发，把已经花白的鬓角染黑。她说：“第一次去你工作的地方，不能给你丢人。”我听了笑笑，没说话。

担心孩子太小，坐飞机会不舒服，我们一行三人选择了火车。在平稳运行的列车上，年过半百的母亲竟然兴奋得像孩子一样，一会儿欣赏窗外风景，一会儿环顾车厢四周。看着母亲抱着孩子跟车厢里其他乘客聊天，我突然想到了曾经的探亲经历。仔细算算，距我第一次回家探亲已有10来年了。

2015年，我还是上等兵。收到军校录取通知书后，我第一时间给母亲拨去电话告诉她这个好消息。母亲在电话里喜极而泣，直夸我争气。

大一那年寒假，是我入伍后第一次回家。经过十几个小时的车程，到家时天已经黑透了。听到开门的声音，母亲赶忙从屋里出来。我站在门口看着母亲，两年多不见，母亲似乎老了不少。我和母亲都是内敛的人，并不怎么会表达自己的感情，但那天我们母女俩相拥着哭了好久，像是要把所有的思念都宣泄出来。

毕业后，我志愿戍边，来到新疆喀什。

2023年，我有幸到北京参加为期3个月的学习培训。母亲知道后很是高兴：“周末我和你爸可以坐高铁去看你了。”

那天，北京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高铁普遍晚点，等父母到达丰台站时，已是凌晨。母亲和我走在前面，父亲一瘸一拐地走在后面。多年前父亲在干活时不慎从高处跌落，造成右腿损伤，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星期的院。直到现在，一到阴雨天，父亲的关节总是止不住地疼。

凌晨的北京不似日间繁华，脚踩在积雪上能听到“咯吱、咯吱”的声音，背后父亲的喘息尤为明显。“爸，我来拿吧！”我接过父亲手上的行李，埋怨他们出门拿这么多东西。回到住处，母亲打开行李箱，满满当当的全是我爱吃的家乡美食。母亲打开一个保温桶说：“你不是一直念叨着想吃我做的饺子吗？我给你带来了。”经过6个多小时的车程，饺子皮都已被损，但那份鲜香至今留在我记忆深处。

这次来新疆，历经三天两夜的旅途，我们终于到达喀什站。下火车时，天空竟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我拎起行李，母亲脱下外套裹住孩子，像呵护着挚爱的珍宝。

其实，母亲对我所在的部队并不陌生。休假回家时，我总会躺在床上和母亲彻夜长谈，讲述我在边疆发生的趣事，讲那些浓郁的异域风情、独特的文化氛围、如画的自然风光。母亲听完，总会说一句：“你在那里好好的，我就放心了！”这次新疆之行，母亲终于能亲眼看看我

戈壁补习班

卢永好

军嫂故事

戈壁的风裹着沙尘，把营区的天刮成一片昏黄。学习室里，陈佳站在讲台前，拿湿毛巾轻轻擦掉桌面上那层细细的尘土。台下是连队今年要考学的几名战士，一个个捧着书本，坐得板正。

连里战士要考军校，别的科目还能互相帮衬，唯独英语没人敢碰。连长向波休假时对妻子陈佳提过，说考学的苗子不错，就怕英语拖后腿。陈佳是英语专业出身，听完记在了心里。这次来队前，她向丈夫要了战士们的英语成绩单，了解了他们的薄弱项，早早就准备好了教学计划。

英语课正要开始，向波端着果盘走了进来。“陈老师，您辛苦了。”他把果盘放在讲台上，冲陈佳笑了笑。学习室里的战士们看见向波殷勤的样子，有人起哄道：“连长，您这么客气干啥？”向波低声说道：“都别笑了，还不赶紧跟着你们嫂子好好学。”他似乎还想和妻子多说两句，可陈佳根本没给他机会，一边笑一边把他推出了门。

学习室重新安静下来。陈佳转过身，目光扫过台下那些年轻的面孔——有人眉头拧成一团盯着课本，有人嘴唇翕动着默背单词，有人盯着天花板，像要把那些字母从空气里瞪出来。这些显得有些茫然且焦灼的表情，让她想起丈夫上次休假时说的话。

那天，两人一起收拾旧物，翻出一摞向波当年备考的笔记，纸张泛黄，边角都磨毛了。

“我当年自学，最怕的就是英语。”他告诉陈佳，“白天训练紧，我就把单词抄在小纸条上，趁训练休息那几分钟，掏出来瞄两眼。那时候是真想学，可没人教，只能自己硬啃。”向波顿了顿，又说：“我那年考学，英语丢了不几分。其他科目我把能拿的分都拿了，才勉强够上分数

母亲来队

赵晓清

母亲来队

赵晓清

工作生活的地方。

一个周末的晚上，我和母亲正吃着晚饭，我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原来，距离驻地40多公里的一处光缆出现阻断，需要我过去一趟。我放下手中的碗筷，穿好衣服，匆匆叮嘱了母亲几句，就出发了。

凌晨4点多，抢修车驶回营区。我拖着疲倦的身体回到家中，刚打开家门，卧室的门也轻轻开了。看到母亲走出来，我轻声说：“妈，怎么还不睡？”母亲没有回答，转身走进厨房，打开燃气灶。不一会儿，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就出锅了。“晚饭你都没吃完，一定饿坏了吧？”母亲的嘴角微微抿着，脸上挂着化不开的心疼。

这段时间，母亲总会带着孩子站在远处，看着我和战友们训练。有一天，母亲得知连队一名战友快过生日了，主动提出要为他做一碗长寿面。

面团在母亲的手中反复揉搓，变得光滑又筋道。不多时，一锅香气扑鼻的面条就出锅了。“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生日蛋糕和长寿面被端到过生日的战友面前，大家齐唱生日歌，饭堂里好不热闹。

从那天起，母亲只要有时间就会下厨做几道家乡菜给连队的官兵调剂一下伙食。母亲说，看到他们，就仿佛看到当初一个人离家在外的我。他们远离家乡和亲人，在祖国的边疆站岗执勤，实属不易。

一个月的时间转瞬即逝，母亲要启程回山东了。离开那天，母亲说，你穿上军装，咱们娘儿仁一起拍个合影吧！母亲抱着孩子，我搂着母亲的肩膀，相机“咔嚓”一声，将那一刻定格。

母亲说，等家里的事情忙完，她还要再来。下次，还要带着老爸一起来，让他也感受一下部队的氛围。

母亲来队

卢永好

线。要是英语再差一点，可能……”他没说完，只是笑了笑。陈佳看着丈夫脸上那些被风沙刻出来的纹路，心里忽然像是被什么东西揪了一下。她说：“要是那时候我在，一定给你补课。”

向波愣了一下，脸上随即漾开笑容，把眼角的纹路都笑深了。“连里那些考学的战士，就怕英语，”他拉住妻子的手，“下次你来队里，教一教他们吧，就当给当年的我补习了。”

此时，陈佳收回思绪，用指节轻轻叩了叩讲台。战士们立刻抬起头。她把当天要讲的几句短语写在黑板上，粉笔字写得干净利落。然后她转过身，用清晰的声音领读了一遍。她读得很慢，每个词之间留出足够的时间，便于战士们跟读。有人声音发紧，有人尾音含混，她挨个纠正，不急不躁。

讲到近义词辨析时，陈佳没有直接解释，而是把两手同时摊开，手心朝上，像托着两样东西。“这两个词意思差不多，但一个词普遍适用，像一杯水，放在桌上，谁都能看见；另一个词呢，则带着情绪和意图。”几个战士眨了眨眼，忽然有人“噢”了一声，其他人跟着点头。

课间，几个战士围上来提问。陈佳解答完，他们还没走。一个肤色黝黑的战士小声问：“嫂子，我们这样的水平，真能考上吗？”

陈佳放下粉笔，反问道：“你自己觉得呢？”

“我觉得能！”说话的战士站得笔直，“连长说他当年比我们还难，我也要努力，像连长一样。”“对，我们就是想当连长那样的兵。”几个战士你一言我一语，像在唠家常。陈佳听着，微微笑着点头。

窗外的风沙似乎小了些，白杨树抖落一身尘土，枝干笔挺地伸向终于透出些许亮光的天空。陈佳收拾好书本和教案，看向战士们陆续离开的身影。他们的脚步轻快而坚定。